

思想簡史

—— 中國思想史綱要 ——

梁啟超

上海神州國光社發行

（上海）

（北京）中華書局發行

一九二二年

（北京）

思想断章

李雪涛 著

C o n j e c t a n e u m

M e d i t a t i o n u 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断章/李雪涛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5675-7235-5

I. ①思… II. ①李… III. ①小品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96876 号

思想断章

著 者 李雪涛
策划编辑 王 焰
项目编辑 朱华华
特约审读 陈 才
责任校对 林文君
装帧设计 崔 楚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10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7235-5/G·10809
定 价 48.00 元

出版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凡例

1. 中文的先秦作品、古诗词，只列出篇名和著作名。本书作者认为的部分校勘得比较好的版本，也会以页下注的方式出注。
2. 汉译佛典在正文中给出作者、译者、篇名等信息，个别也尽注出《大正藏》（《大正新修大藏经》，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发起，小野玄妙等组织编辑校勘，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年）中的出处，如“大正藏 19—111a”所指的是《大正藏》卷 19，第 111 页，第 1 栏。
3. 西文的古典作品，也按照西方古典学通行的方式，在文中出注。所使用的中文《圣经》版本是“联合圣经公会”（新加坡、马来西亚）1988—1989 年出版的新教中文《新标点和合本圣经》。按通用的方式，只注明章节名，而不注明页码。
4. 其他所有中外文的图书，均按规范做页下注。第一次出现时给出完整的信息，其后出现则以简注方式，给出著者或译者、著作名及页码等基本信息。
5. 书后附有“人名索引”和“篇名索引”。“篇名索引”仅列出作者或译者、篇名或著作名，详细信息见相应的注释。

前言

中学的时候就喜欢看文言的小品文，一则尽管常常是寥寥数语，但会把一个想法说得非常清楚，也有异常丰富的想象力。其中的一些比喻也常常让我拍案叫绝。上了大学之后，时间渐渐多了，于是就买来《阅微草堂笔记》等读，觉得非常过瘾。

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宋代的僧人赞宁(919—1001)。波恩大学汉学系的陶德文(Ralf Trauzettel, 1930—)教授因为研究宋代的笔记，购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历代笔记丛刊。在波恩的那几年中，我读了诸如赞宁的《笋谱》等很多这类的书。

人生有很多一闪而过的念头，有一些以后也许会重新浮上来，有些则可能永远沉寂下去了。这让我想起了宋代陈起(宋宁宗[1195—1224 在位]时乡试第一名)的两句诗：“吟得诗时无笔写，蘸他春水画船头。”(《夜过西湖》)今天当然不需要以船头为诗笺了，手机或 mini-pad 都可以很容易地留下文字。不过我还是在办公室和家中准备了多个小的札记本，以便随时记下来转瞬即逝的思想变化的轨迹。

刘定之(1409—1469)曾经记载过刘实喜著书的故事：“中夜有得，蹴童子燃灯，起书之，如获至宝。”^①尽管没有童

^① 吴应箕辑：《读书止观录》卷三，《贵池先哲遗书》本。

子点灯,但半夜忽然心有所得,如获至宝般地写下来的情景,在我这里也还是有的。

这样类似于随笔的文体实在好,可长可短,随时想到什么,读了什么,有所感悟的话,可以马上记下。

当一切都在你的鼠标和手机的掌控之下可以达到的时候,人更需要在自己的生活中保留一个空间——一个与艺术、历史、文学、哲学相遇的空间。读书、思考、与人交谈,这些无论如何也不能为QQ、微信、Facebook、Twitter所替代。遗憾的是,如今好像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被挤压之后留给阅读的时间都是零碎的,同时阅读的内容也不断碎片化,很多人已经无法安静地读一本小说了,甚至缺乏阅读一篇长文章的耐心。年轻人必须随时查看微信,不然就会神经紧张,无法集中注意力。到处充斥着垃圾一般的文字:完全没有审美的废话、毫无幽默感的俏皮话、自作聪明的顺口溜……铺天盖地地将人们湮没。真是“世界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二

我在这些小品文中,本来也无意要表达所谓完整、系统、客观的道理。尽管袁枚(1716—1797)说“阿婆还是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遣兴》其五),但我还是愿意将自己的思考过程以及供思考的原材料拿出来给大家看,目的自然是要引起读者们作进一步地思考。我从来不认为,有谁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都是“井底之蛙”。(《庄子·秋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前些日子在南朝宋的画家王微(415—443)的《叙画》中读到:

“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每一个人只有自己的视角，只有神是全方位的，可以有不同的视角，进而能透视一切。但没有谁是神！英文中也有一句话说：“There is always more to a thing than meets the eye.”意思是，我们的视野始终是受限的。既然是井底之蛙，就应当有自知之明。并且这些思考都是 ad-hoc(为此此时此地某一特定目的的)性质的。我只想抛砖引玉地提出一些想法和问题！

这两年因为行政工作比较繁忙，很难有大块的时间构思逻辑性强的文章或专著，而小块的时间却很多。于是我会将这些时间用来思考一些问题，也将这些想法记下来。时间长了，于是就想出版一本《思想断章》的小册子。

但无论如何，我的“主业”依然是大学教师，某一学科大的问题意识的逻辑性演进，依然要通过比较长的论文或专著来完成。以小品文的笔法写就的这些文字，固然可以成为思想的火花，但却很难从中展开和推进更深层的研究。我从来不认为小品文可以替代其他，最多是对一些其他文体的补充。

三

有一年过生日，我同时收到朋友送我的两本《雪涛小说》。江盈科(字进之，1553—1605)的小品文深深地吸引了我。当时就想将以往写的一些小品文编一本《雪涛谈丛》，这当然是受到了进之的影响。后来我读到在拉丁文中有一种 *Miscellanea Resta* 的说法，意思是“其他杂录”，我认为“*Miscellanea*”(杂录、小论文)非常合适我的这些“小品文”。我之前觉得，如果用《阅微草堂笔记》中“槐西杂志”的“杂志”两字来翻译这个拉丁词是再贴切不过的了，但在现代汉

语中，“杂志”又有了其他的固定含义。前些天，小枫教授将他的《西学断章》送给我^①，我觉得“断章”正是我想要表达的中文意思。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 1623—1662)的 *Les Pensées* (1670)，在德文中被翻译成“Gedanken”。^② 这部书在中文里被翻译成《思想录》。于是我便决定将这本小书的书名定为《思想断章》。后来跟我的同事麦克雷(Michele Ferrero)商量的时候，他却给了我另外一个拉丁语的名称：coniectaneum meditationum。

我在做雅斯贝尔斯与海德格尔交往研究的时候，仔细研读了雅斯贝尔斯的笔记《海德格尔札记》^③，同样非常受启发。当然，不论是帕斯卡尔的《思想录》，还是雅斯贝尔斯的《海德格尔札记》，都是他们去世后(posthum)，由后人整理的。

由于是将不同时段的不同层次的思考放在了一起，对于我来讲视野的开放性非常重要，因此这些“思想断章”很难搭建起一个体系，对这些材料进行系统、充分地分析，或予以严密地论证，也绝非易事。人的思绪有时如江河直下，纵横恣肆，一泻千里，有时又三弯九转，隐晦曲折。苏轼(1037—

① 刘小枫：《西学断章》(*Miscellanea de disciplina occidental*)，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② Jean-Robert Armogathe (Hrsg.): *Gedanken über die Religion und einige andere Themen*/Blaise Pascal. Reclam (RUB 1622), Stuttgart 1997; *Gedanken*. Übersetzt von Ulrich Kunzmann. Kommentar von Eduard Zwierlein. Suhrkamp (= Suhrkamp Studienbibliothek. Bd. 20), Berlin 2012.

③ Karl Jaspers, *Notizen zu Martin Heidegger*. Herausgegeben von Hans Saner, München/Zürich: R. Piper & Co. Verlag, 1978.

1101)说：“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①这里包含着诸如时间-空间、过眼云烟、如是吾闻、美与忧郁、知识分子、历史记忆、生死之间等诸多主题。我也希望借此勾勒出这些年来思想发展的轨迹。

尽管读者可以从第一页开始读这本书，但实在没有必要按照每一部分的顺序通读全书。每一部分的结构是松散、开放的，可以随时翻开一页来读。以前在读文学的时候，知道文学作品的形象常常大于思想。这些“跨界”的思考也往往可以作“他解”。

四

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对“阐释学循环”(hermeneutischer Zirkel)做过精彩的论述，他认为这是理解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所谓阐释学循环，是指这样一条规则，即在理解中，必须根据构成文本的各个部分来理解文本整体，又必须根据文本整体来理解文本的各个部分。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部分-整体的对立统一关系，在中医中也有体现：中医认为，局部实际上是一个个小的整体，同时每个局部问题其实都与那些整体的根本性大问题紧密相连的。因此，如何以一种关联性来理解这些“思想断章”，我觉得是以自己的经验重新将之激活的过程。

近代以来，传统中国文化在与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近现代文化间的相互碰撞中，形成了今天的中国文化形态。这之

^① 《苏轼集》卷七十五《与谢民师推官书》，明海虞程宗成化刻本。

中体现了其不断自我认识、自我界定、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的努力。各种思潮也不断地将未来的挑战与传统的重构结合起来。所谓的“重构”(Rekonstruktion),是从今天的问题意识出发,重构文化传统所蕴含的对今天有意义的潜能,以一种批判的意识对待传统,才能使传统具有应有的活力。重构历史不是往回走,而是向前进,将历史中对当代有价值的因素激活。如果这种现代性的转换成功的话,那么说明中国文化传统中存在着对于今天依然有价值的资源。

文化之有活力在于不断地将“他者”包容进来,让“他者”挑战自己,从而不断激发出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新理论。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 1917—2016)认为,与外来者的交往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当与外来者接触,不同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由于受到关注而被迫彼此竞争的时候,同样也是这些创造最为兴盛的时期。”^①佛教传入中国之后,5—6世纪时《弘明集》的产生;16世纪末天主教进入中国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多元反应;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译入,使中国真正进入了近代社会……我们无法绕过当代的学术思想而去接续自己的文化传统。

全球史谈去中心化和互动。这些年来,不论是德国的汉学研究,还是今天面对的更为广阔的近代中国与世界,我一直强烈地感受到的是与各种思潮之间的碰撞和交流。因此,一种宏阔的思考,对人类的整体关怀也成为了我思考的基点。

^① 麦克尼尔:《变动中的世界历史形态》,夏继果、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页。

今天我将近年来写的这些“思想断章”重新整理分类时，也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我当时为什么会对这些问题的感兴趣呢？又是在怎样的思想和历史脉络下来思考这些问题的？我想，做了一些基本的分类后，从中还是可以看出一个内在的理路来。但无论如何，这些分类都不是绝对的。

五

“轴心时代”以来，人类历史上好像没有哪个世纪像 20 世纪一样是一个价值重估的时代。从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的“重估一切价值”(Umwertung aller Werte)，到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文革”时的“砸烂封资修”等等，人们不禁要问，人类的文明和传统文化还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得以存在下去？

1914 年 5 月，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应北京政府之邀来华，担任“中央政府矿政顾问官”，主要工作是协助开展煤矿及其他矿产的调查。1916 年，袁世凯(1859—1916)去世后，安特生开始专注于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几项真正揭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序幕的重大考古发现，包括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及河南渑池的仰韶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都可算是安特生的功劳。

1925 年，安特生回到了瑞典，1926 年，他用瑞典语写了一部有关中国的著作——《龙与洋鬼子》一书。^① 在论及到

① Johan Gunnar Andersson, *Draken och de främmande djävöarna*. 452(2) p., 2 portraits, 1 map. Stockholm: Bonnier. 1926.

中国文化的传统时，他写道：

一方面，革命曾经是在重新布局的艰难道路上向前迈进的一小步，另外一方面它意味着大量审美价值的毁灭。皇权时期所具有象征意味的一切，都毫不顾忌地被毁掉，直至其艺术内涵。了不起的龙旗也必须要让位于代表“五族共和”的一块五角布，在皇帝时代官员们的穿戴是严格地按照国家样式设计的华丽官服，而现在的官员却穿着马褂，戴着圆顶硬礼帽。所有这些之中最让人害怕的是建筑风格，被称作“半外国型”(semiforeign)，所显示的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庸俗、丑陋。

审美观的没落，古代对于格调的自信感受，以及商店和住房正面外墙上无用的装饰，几乎让我感到比内战以及没有固定的政府更让人忧虑。^①

安特生所担心的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审美的丧失。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可能很少有人会重新思考宋元山水的境界吧！如果我们读古诗的话，其中的含蓄内敛的审美，也很少能为当下的快餐文化所理解。我想这也是我为什么会特别重视古典诗词歌赋的原因。这些理应是我们的“教养”(Bildung)的一部分。

1931年2月，吴宓(1894—1978)在巴黎访问伯希和

① Johan Gunnar Andersson, *Der Drache und die fremden Teufel*. Mit 208 Abbildungen und einer Karte. Leipzig: F. A. Brockhaus, 1927. S. 154.

(Paul Pelliot, 1878—1945)后,在他的致友人的书信中写道:“然彼之功夫,纯属有形的研究,难以言精神文艺。”^①尽管研究汉学的人很多,但真正能够深入中国精神之堂奥者,毕竟微乎其微。对于中国艺术、文学的把握,是传统文人高远意趣、悠长韵味的体现。林语堂(1895—1976)说:“我几乎认为,假如没有诗歌——生活习惯的诗和可见于文字的诗——中国人就无法幸存至今。”^②可见,审美是化作血肉存在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体之中了。

六

两年前,我从德国汉学研究(学术史的研究)转到了全球史的研究,最重要的一点是可以通过自1500年以来的近现代全球历史的内在发展脉络,给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做一个比较恰当的定位。海外汉学仅仅是西方学术一个很小的方面,我们今天应当考虑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对当今诸如去中心化、互动等的讨论,而把握世界学术之大势,真正参与到当代世界学术前沿问题的探讨中去,同时也对西方一些所谓普遍性的概念提出修正的意见。

类似的“思想断章”并不是可以“硬”写出来的,大部分都是在读书和思考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写就的。就像是张载(1020—1077)所说的“存,吾幸事;没,吾宁也”(《西铭》)一

① 吴宓著,吴学昭编:《吴宓书信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81页。

② 林语堂著,郝志东等译:《中国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12页。

样。因此这根本也不是出版社或编辑约稿能约出来的选题。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王焰社长，前些日子她来北京，我向她提起这样一本书的想法，她欣然答应。我想，这本“思想断章”放在这样一家有学术传统的大学出版社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尽管今天有这样的结集出版，但这样的思考本身是永远不会结束的。

2017年元月于北外全球史研究院

目 录

001	凡例
001	前言
001	如是吾闻
033	美与忧郁
055	时间-空间
077	四海之内
105	知识分子
129	过眼云烟
159	多层意义
221	自我-他者
255	生死之间
273	历史记忆
285	附录
286	1. 人名索引
295	2. 篇名索引

如是吾闻
